

交往与恩怨丛书

李勇/主编

雅舍梦忆

——梁实秋的创作与文坛交往

于惠 著



东方出版社

交往与恩怨丛书

李勇/主编

雅舍梦忆

——梁实秋的创作与文坛交往

于惠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舍梦忆——梁实秋的创作与文坛交往 / 于惠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9

（交往与恩怨）

ISBN 978-7-5060-4165-2

I. ①雅… II. ①于… III. ①梁实秋（1902~1987）—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5500 号

雅舍梦忆

YASHE MENGYI

——梁实秋的创作与文坛交往

于惠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1.25

字数：168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4165-2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不比寻常”的友谊 / 001

——梁实秋与冰心

“不比寻常”的缘起 / 002

同舟共济 / 006

留学美国 / 010

青岛、北平的友谊 / 017

从“雅舍”到“潜庐” / 021

“无有言说，天实为之” / 027



第二章 交浅情非浅 / 034

——梁实秋与徐志摩

一面之缘 / 035

再次见面 / 040

卜居沪上 / 048

新月重镇 / 051

乘风西去 / 062



第三章 “塞翁失马”的挚友 / 069

——梁实秋与闻一多

清华诗人 / 070

赴美留学 / 074

创办“大江会” / 084

执教青岛 / 090

挚友逝去 / 096



第四章 “狗”与“牛”的交锋 / 100

——梁实秋与鲁迅

交锋序幕 / 102

“文学批评”辩 / 111

“文学的阶级性”辩 / 116

“翻译中的‘硬译’”辩 / 123

相逢一笑泯恩仇 / 130

第五章 称呼先生的朋友 / 134

——梁实秋与胡适

清华初识 /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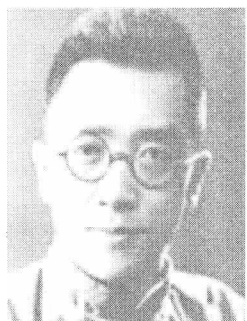
“新月”岁月 / 142

莎翁翻译 / 152

研究教授 / 159

奔赴国难 / 162

台湾重逢 / 168



主要参考书目 / 173



第一章 “不比寻常”的友谊

——梁实秋与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10月5日出生于福州一个海军军官家庭。1913年举家迁往北京，中学毕业后就读于协和女子大学，在“五四”思潮的感召下，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诗歌、散文、小说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后来辑集出版的哲理小诗诗集《繁星》、《春水》。1923年，她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威尔斯利女



世纪老人冰心。

子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主修英国文学，她将沿途及国外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后结集为《寄小读者》。1926年她学成归国，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冰心作为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家属远渡日本，执教于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1951年回国，她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之后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这一时期她的创作成果丰饶，出版了《小桔灯》、《拾穗小札》、《再寄小读





者》、《三寄小读者》等作品。冰心的作品充满了对大自然、母爱、童真的深情歌颂，文笔清新秀美、细腻动人，曾被翻译成日、英、法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1999年病逝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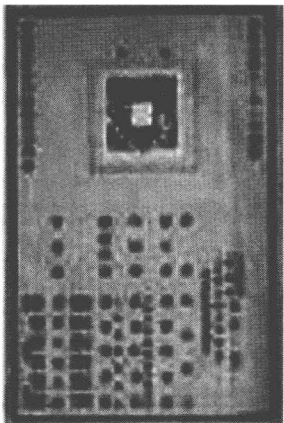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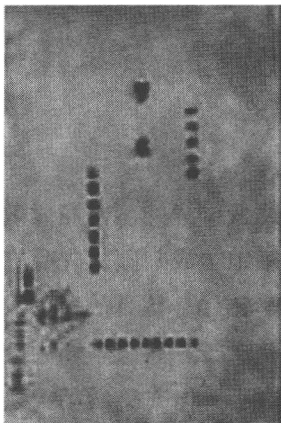
1987年，当梁实秋先生病逝于台湾时，冰心女士曾深情地对梁先生的长女梁文茜说她与梁实秋的友谊“不比寻常”。有趣的是，这“不比寻常”的友谊开始于梁实秋对冰心的饮誉文坛的诗集《繁星》与《春水》相当严格的批评。

“不比寻常”的缘起

冰心，比梁实秋年长三岁，从小便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文学的熏陶，1918年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学习，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在《晨报副刊》、《燕京大学季刊》、《小说月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及诗歌，《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笑》、《超人》、《山中杂感》、《诗的女神》等这时期的佳作为其赢得美誉。冰心俨然成为文坛的新贵，多家刊物竞相向她约稿。

一天，《晨报副刊》编辑登门索稿，冰心此时手头并无新作，因为忙于学业的冰心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创作的文字往往是随写随发，但

面对自己成功的摇篮——《晨报副刊》又不好断然拒绝。两难之时，她突然想到了《繁星》：冰心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飞鸟集》的启迪下，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自己在生活和书海中翱翔的零碎思想和感悟，时间一长，越集越多，她就在整理中挑



商务印书馆1923年1月初版，被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繁星》。

些较为含蓄的、有诗意的工工整整地抄录在小本上，因着第一首的开头是“繁星”二字，于是在封面上写了“繁星”。冰心将这本《繁星》交给《晨报副刊》的编辑说：“你看，这能不能要？”编辑翻了翻说：“可以，可以。”就把稿子带走了。但直到临发表前，报社还非常疑惑地问冰心：“你那《繁星》是什么？”冰心答曰：“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大海啊，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音响？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1922年元旦开始，《晨报副刊》陆续刊发了《繁星》，才十多天，令报社和冰心始料未及的是，读者对《繁星》反响强烈，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还接连几天转载了《繁星》。读者的喜爱极大地鼓励了冰心，



署名冰心女士的诗集《春水》的封面。





三月，她又创作了《春水》。

文字简短却清新秀丽、诗意隽永的《繁星》与《春水》给文坛带来一股别样的风，博得了众多评论家的赞誉与青睐，并成为文学青年争相仿效的对象。《小说月报》等刊物陆续刊登了赞扬《繁星》与《春水》的评论。梁实秋于20世纪60年代曾在回忆冰心的文章中用“风靡一时”来形容当时的盛况，并列举一有趣事实，梁先生的朋友时昭瀛当时就为《繁星》与《春水》所倾倒，以至于逐日剪报，后来精裱成一长卷，在

美国与冰心相遇时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她。

冰心的小诗甚至还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名人周作人的关注，1922年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文学会作“论小诗”演讲时，说：“今天讲讲小诗——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

这种小诗在形式上似乎有点新奇，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或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它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

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接着便选取了冰心的《繁星》作为讲解的例证，他说：“冰心女士的《繁星》，自己说明是受泰戈尔影响的，其中如六六及七四这两首云：

深林里的黄昏，
是第一次么？
又好似是几时经历过。

婴儿，是伟大的诗人，
在不完全的言语中，
吐出最完整的诗句。

可以算是代表的著作，其后辗转模仿的很多……”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周作人。



当时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宗白华，其时正在德国柏林，当他读到由国内寄来的《晨报副刊》上的《繁星》时，不禁为之打动，创作了诗作《流云》，在诗篇前头，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读冰心女士繁星诗，拨动了久已沉默的心弦，成小诗数首，聊寄共鸣。”他将诗作寄回国内，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了一年多时间。1923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宗白华的小诗集《流云》，成为中国新诗的最早的几部诗集之一。

就在大家对《繁星》和《春水》趋之若鹜、喝彩声不绝于耳时，与“灿若星辰”的冰心相比其时还是“冉冉升起的新星”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却唱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部。1923年，他在《创造周报》第十二期上发表了题为《繁星与春水》的评论文章，称冰心是位天才女作家，肯定了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才能与成就，“她的小说时常像一块锦绣，上面缀满了斑斓的彩绘……充满了零星的诗意”。而对于冰心女士的诗作却提出了批评，“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零度以下的女作家”，认为冰心的诗歌中缺乏热情奔放的感情，反而理智多于情感，她只能是一位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冷隽的说理者，《繁星》、《春水》虽然文字优美，但只能在读者心里留下淡淡的印象。而且《繁星》与《春水》里的语句更近于散文而非韵文，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从而预言：“冰心女士只是当代的小说作者之一，而在诗的花园里恐怕难于长成蕤蕤的花丛，难于结出硕大的果实。”“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他完全袭受了女流作家之短，而几无女流作家之长。”这一批评激起了一丝涟漪，许多人为冰心抱不平，著文力挺她。肖保璜就曾写信给孙伏园说：“《春水》是诗国的探险家……梁实秋先生，不知何故，竟出尔反对。”但事后冰心对梁实秋的批评未作任何回应。



青年时期的梁实秋。

梁实秋虽然看到了冰心的《繁星》与



《春水》的某些不足之处，但未能看到冰心小诗的独特处：体裁的轻灵小巧及所蕴涵的丰富的哲理意味，更未能认识到其对中国小诗运动发展的推动力，是一种偏颇。1968年，梁实秋在其回忆性散文《忆冰心》中也承认了他当时对冰心的批评是“很保守”的。但从另一角度，我们也可看出，梁实秋以其可嘉的勇气和本真的文学态度道出当时已是文化名人的冰心诗作的不足，确实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因着批评，两人算是相知了，这就是梁实秋与冰心结下“不比寻常”友谊的缘起，这缘起确实也是“不比寻常”的。

同舟共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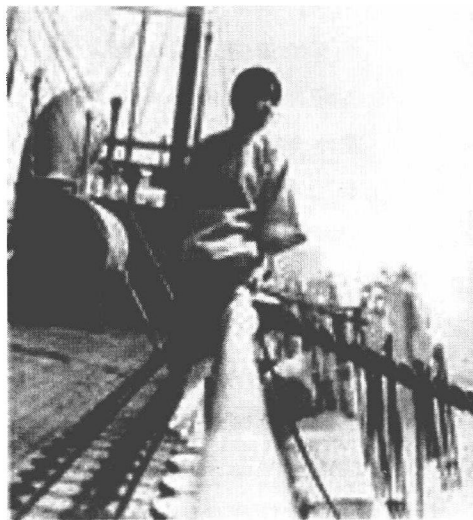
梁实秋在20世纪20年代所就读的清华学校是美国政府出于培养亲美人才的目的，用部分庚子赔款而建立的，实质上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学子们在历经八年清华生活后都会依靠奖学金远渡重洋继续深造。梁实秋也不例外，难忘的八载清华已经将他锻塑成为一个思想活跃、文才斐然、胸怀天下的有志青年，1923年，梁实秋满载着祖国人民的殷殷期望和对家人、女友的无限眷恋，同清华学校癸亥级的其他六十余名同学踏上邮轮杰克逊总统号赴美留学。

杰克逊号邮轮上有去异域求学的游子，更有“载不动”的离愁。当船上五人组的乐队奏出黯然销魂的乐曲，当从轮船窗眼里抛到岸边的彩带被扯断在空中飘扬，当送行的人们渐渐疏离模糊起来时，梁实秋的脸上流露出木然的神情。而此刻，在同一船上的冰心也同样被离愁别绪缠绕着。冰心、许地山、陶玲是船上赴美留学的仅有的三名燕京大学毕业生，冰心是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两年奖学金的资助（每年800美元的学、宿费用），到该校攻读硕士学位的。在同一条船上，冰心和梁实秋不期而遇了。经许地山介绍，两人这才一睹了对方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梁实秋几个月前刚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批评冰心的《繁星》与《春水》的文章，所以两人的见面不免有些尴尬，相互寒暄了一阵后，梁实秋问冰心：“您到美国修习什么？”“文学。”冰心淡淡地答道，继而问梁实秋：“您修习什么？”梁实秋答曰：“文学批评。”谈话到此，未再进行

下去。初相遇，梁实秋觉得冰心是一个冷冷的不容易让人亲近、似乎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

邮轮在空旷无际的大海上航行时，虽然有浪花、礁石、海鸟、同学为伴，但每天日出日落、月升月没的生活是极其单调枯燥的，尤其对于在颠簸中不晕船仍能言笑自若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经常聚在客厅里围着人工堆制的火炉谈天说地，突然有人提议要办文学性质的壁报，立刻得到了大家的热情响应和支持，并且商定每隔三天出一期，以文学创作和翻译为主，篇幅以十张纸为限，用密密麻麻的小字誊写，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于是由梁实秋和顾一樵牵头，壁报《海啸》就应运而生了。《海啸》的刊头是由梁实秋设计的：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贴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顾一樵负责誊抄。至于何以用“海啸”作为报名，梁实秋也不甚明确，因为所谓海啸是由地震引起的大风大浪，而杰克逊号邮轮一直在风平浪静的海上平安顺利地航行着。只是在9月1日时在电讯新闻上看到日本东京发生强烈地震，伤亡惨重。

杰克逊总统号上梁实秋经常看到冰心拿着纸和笔在甲板上进进出出，时而远眺，时而思索，时而又在小本上不停地记些什么。梁实秋趁机向冰心介绍了壁报《海啸》的事，并盛情约请冰心撰稿，冰心欣然应允。自登船后，梁实秋便觉得对冰心诗作的批评有诸多不妥之处，于是诚恳地对冰心说：“我写过一篇批评你的文章，应该向你道歉！”冰心回答道：“有什么可道歉的？对于文学创作，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别人怎么评我写的东西，我是不在乎的……”之后两人便熟识了许多，梁实秋也渐渐地认识到冰心是一个性情



在杰克逊总统号上乘风破浪的冰心。





温和而有分寸、谈吐不凡的知性女士。《海啸》的一次编辑会后，梁实秋与冰心在闲聊中袒露心声，说他和女朋友程季淑女士在上海上船前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诉说了对女友的思念之情。梁实秋的言语令冰心一时无从措手，而他向自己吐露“隐私”的坦诚、信任却深深地感动着冰心。

漂泊于海上、看着祖国渐渐远去的清华、燕大的游子们，纷纷向《海啸》投稿，利用壁报这个平台一吐心中之块垒，而其中冰心和梁实秋的诗作恰如其分地为他们表达了心声。如冰心的《纸船——寄母亲》就以纸船为意象寄托了对亲人和祖国的无限思念之情，诗中写道：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变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而还未踏上异邦土地的梁实秋的诗也已承载着“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家人、情人的深深眷恋，如梁实秋的诗作《海啸》：

(一)

一轮旭日徐徐地从海边升起，
鲤鱼似的波光远远地在跳动。
在这鲜艳的天海——慈祥的空气，
有几声轻锐的海啸，你试静听：
“醒哟！失群的孤禽，离家的游子！”

醒哟！从你的糖饴似的乡梦醒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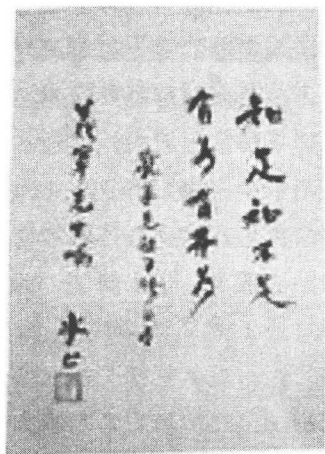
请看天上的纤云，波上的白沫，
并听送到耳边的清冷的音乐。
若再流连在缥缈的梦境的时候，
一出乡梦将引起竟日的乡愁！”

(二)

夕阳像一只负伤的金鸟，
染了一身鲜血，迅急的下坠。
飓风送来几声沉重的海啸，
恰似垂暮的老人在呻吟感喟：
“海上倦游的孤客！别再只是
默默！

试看夕阳底下，海里闪着万
道金蛇；

碎锦编的晚霞黏满了半天；
白银镂的浪花冲碎在船舷；
请把你的乡愁丝丝地细理，
交付那西去的夕阳载回家去！”



冰心手迹。

(三)

玉镜似的月盘孤另另地高悬，
银箔似的海面平坦坦地凝驻。
像是打破这神秘静止的自然，
几声哀柔的海啸，如怨如诉：
“对月出神的骚士！你想些什么？
可是眷念着锦绣河山的祖国？
若是怀想着远道相思的情侣，——
明月有圆有缺，海潮有涨有落。
请在这海上的月夜，把你的诗心捧
出来，

投入这水晶般的透彻玲珑的无边
天海！”



梁实秋赠予冰心夫妇的书法。





壁报出了若干期后，冰心挑捡了14篇，寄回国内发表。1923年《小说月报》的第十四卷第十一号，专辟名为“海啸”的专栏，刊发了这十四篇作品。其中梁实秋的作品有四篇，分别为《海啸》、《海鸟》、《梦》、《约翰我对不起你》。署名为冰心女士的诗作三首，分别为《乡愁》、《惆怅》、《纸船》。

在杰克逊总统号上服务的海员大多数来自中国，他们离乡背井长期在浩淼寂寥的海上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换来的却是外国船主和客人们的轻蔑、剥削和欺凌。他们期盼着祖国早日富强起来，过上有尊严、有健全人格的扬眉吐气的日子。在这艘由中国开赴西雅图的邮轮上，他们惊喜地发现头等舱90%的客人是中国青年，感到分外的亲切和激动，都竭尽所能为游子们提供无微不至的贴心服务：嘘寒问暖，照顾学子们的饮食起居；为他们的客厅畅谈、办壁报张罗所需；将船上的见闻和自己多年的海上经历告诉他们，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素材……在旅途即将结束时，中国海员们还写了一封致中国留学生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信，张贴在学子们经常出入的客厅的门口，信中他们坦言了在外国人欺辱下不堪忍受的遭遇，殷切地期待华夏民族未来的希望——中国留学生们能够珍惜机会、奋发图强、多学本领，为祖国的富强和崛起贡献出自己的光与热。数日的朝夕相处，已与中国船员们结下了深笃友谊的包括梁实秋和冰心在内的有志青年们，为这封字字饱含真情和热望的信深深感动着，经商量后给船员们回了一封情感真挚的信，表示一定不辜负他们的厚望，认真学习，回国后为祖国的发展奉献青春和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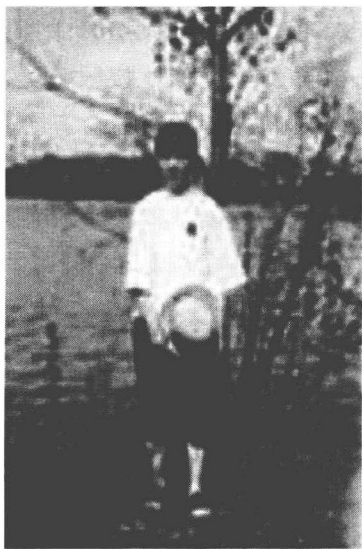
快要登陆时，“同舟共济”数日的旅伴们都不胜依依，相互索要了详细的地址，相约日后经常联系。船泊于西雅图后，游子们便奔赴分散在美国四面八方的大学了。

留学美国

1923年9月3日，梁实秋历经旅途劳顿后终于到达目的地——科罗拉多大学。这所学校地处美国科罗拉多温泉，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办学规模虽然较小，只有几百个学生，但是是哈佛大学承认的七所西部小大学之一。梁实秋入校后主修英美文学，又选听了从芝加哥大学兴冲冲转学来的挚友闻一多所修的一些艺术类课程。一年后，梁实秋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从小罗拉多大学毕业，经该校教务长鼎力推荐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24 年秋，梁实秋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他选修了韦伯斯特教授的《培根与密尔顿》、契特雷治教授的《莎士比亚》、墨道契教授的《美国早期文学批评》、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等课程。其中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义思想给梁实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极大地影响和冲击了他的文艺思想：白璧德在文学上所提倡的古典主义的典雅和稳健的传统，使梁实秋一改之前所追求的极端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立场，成为古典主义的信奉者。

冰心自西雅图登岸，在芝加哥等地短暂游历后，于 1923 年 9 月 1 日来到位于美国东部的文化中心——波士顿，进入美国最好的女子大学——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生部学习，师从英国文学教授罗拉·希伯·露密斯博士。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坐落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小镇上，毗邻湖滨，松柏苍翠，宛若一座公园，如诗如画的校园环境深深吸引着冰心。紧张的学习之余，她喜欢徜徉其中，还时常静静地坐在附近的 Lake Waban——“慰冰”湖畔，面对波光粼粼的湖面，不断写些清新可人的通讯与国内的小朋友们分享美丽的风景与感受。但还没上到



在慰冰湖畔的冰心。

九个星期的课，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1 月的一个半夜，冰心突然感到心口不适，接着便吐血不止，闻讯赶来的医护人员连忙将其送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圣卜生疗养院，因为病情较重，在 12 月 15 日又被送往青山沙穰疗养院休养。远离校园、远离“慰冰”湖畔的冰心感到分外沮丧，因为感觉别人出国在读书，而她不远万里来美国似乎是来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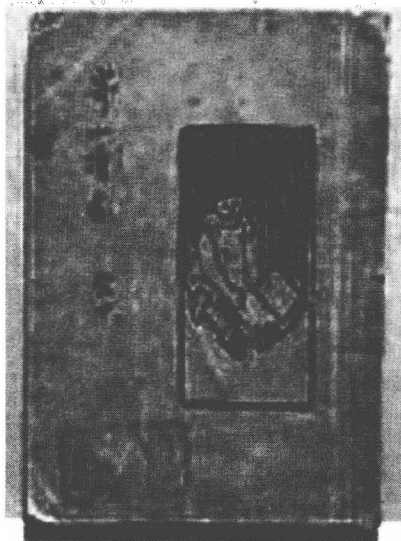


的。幸好惊闻她生病特地赶来探望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师生、吴文藻等清华学子、为扩充燕京大学建筑而赴美募捐的校长司徒雷登给了她莫大的安慰与鼓励。青山沙穰疗养院四面环山，山中满是密密麻麻的葱绿的森林，这幽静优美的环境给冰心的疗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无论是缠绵病榻，还是信步山中，只要医生允许，她仍然笔耕不辍。那转载于《小说月报》的充满童真情趣的《山中杂记》、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追忆出国途中经历的《寄儿童世界小读者的通讯》都是此间的作品。

1924年8月，身体痊愈的冰心乘邮船开赴波士顿，终于回到了似乎阔别许久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而梁实秋也已到了马塞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哈佛大学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同属于波士顿地区，相距大约一个多小时的火车路程。因而冰心和梁实秋的来往更加便捷和频繁了，遇有假日，梁实秋便相约几位留学生看望冰心，邀请她泛舟湖上。冰心也常用周日之便到哈佛同梁实秋等朋友畅聊，共同品尝杏花楼的佳肴。屡次接触后，梁实秋对冰心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觉得她虽然对人有几分矜持，但绝非恃才傲物之人，而是一位胸襟高超、感觉敏锐、性情细腻的女性，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

一次，梁实秋又呼朋唤友来访问冰心，冰心同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

女同学谢文秋等在一家中国饭馆盛情招待他们，这个饭馆特别小，几乎被他们占满，“他乡遇故知”的酣畅与欢乐之情溢于席间。便餐后，一群年轻的朋友们又相邀去慰冰湖上泛舟。由于刚开学不久，大家的话题自然转移到这学期开设的课程和选修的哪个教授的课程上，都觉得所想学和要学的知识太多了，但时间上又无法安排。因为每个人所学专业不同，倒不如经常利用聚会，的形式做一些不同学科领域不同专业的知识交流，这样就可以弥补因时间问题无法选听某些课程的遗憾。



1937年出版的《寄小读者》封面。